

## 谷雨桐花

□杨枋

汪曾祺说,桂花以多为胜。我认为,泡桐花亦然。

泡桐堪称十年树木的典范,材质虽不比柿树枣树或槐树硬朗,却因其速生,深得庄稼人喜爱。添丁进口,盖房修屋,都会提早种上几棵,备做家什之需。七八岁那年,父亲领我去赶集。刚出正月,日头像个透光的面饼子,悬在半空。风还料峭,各色的叫卖声和吃食的香味,被风送得老远。我的眼神拴在水煎包、羊肉汤、炒凉粉上,可父亲步子匆匆,一心记挂着他的桐树苗。

苗木市场在坡底。诸多苗木中,桐树苗我认得最准。树干裸根尖梢,醋水碟粗细,不蔓不枝,片叶不挂,外皮草绿中布满褐斑。原本埋在土里的根茎已被修剪过,布满新鲜的创伤。十几棵一捆,被草绳捆扎着,靠在围墙根儿,像群桥头蹲着的揽工汉。

顺墙一字排开的,还有月季、石榴、苹果、梨树等花果木苗。父亲在里面挑,我在路边等,不久就发现一个秘密:买花木的人,穿着体面,讲话也很有学问的样子。单买棵桂花树,就能提出一大溜问题,什么银桂、金桂、丹桂,又或者大叶、小叶的。听不懂,费那心思干啥,买桐树多简单啊,只要不秃顶,主根健硕,就能活,长得还快。

不光父亲,村里各家各户好像都只中意桐树。门前屋后,田间地头,只要不“歇扇”(遮阳,耽搁庄稼生长),大多是桐树的身影。父亲每年悉心种下的桐树苗,就像我们几个陆续长大的孩子,逐渐派上了

用场。

我老家沟边有一园桐树,是奶奶给姑姑准备的嫁妆。我才不管什么大立柜小立柜梳妆台,小孩子只长了两个心眼,一个玩儿,一个吃。

桐树刨花,可是好东西。单说颜色,就白得耀眼,白得令人生妒。不光白,还自带香味;淡淡的,若有若无,若即若离,就像潜在风里,不经意间才能觅得。村里爱美的大姑娘小媳妇,会泡刨花水洗头,头发不但暗香袭人,还乌黑发亮,似肥水喂过的庄稼苗。

过去的农村,房舍灰头土脸,人也灰头土脸,鲜活的只有庄稼、草木。谷雨就像一道坎,村庄昨日还沉睡着,今天就被紫红、粉红的云雾包裹起来。云雾如水,这一棵涌到那一棵,那个村庄涌到这个村庄。云雾散发的香味,就像一条河,越来越宽阔,将村庄拢在怀里,让人心生恍惚。

一阵风来,尘香细细。捡起一朵桐花,摘掉六角帽一样的花蒂,把“喇叭嘴儿”放入嘴里吸吮,花蜜在口腔萦绕。那是一种怎样清冽的甜啊,没有一丝芜杂。花蒂一样有趣,找根细而直的竹签,穿成

烟袋锅的样子,小孩子模仿老爷爷叼着“烟斗”,佯装吞云吐雾,好不自在。

桐花蒸菜,同样是“吃春”的佳肴。春天的芽苗花朵,如白蒿、扫帚苗、黄花苗、面条菜、灰灰菜等,都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,而桐花质地肥厚、滑溜,入口绵香,这是野菜没有的秉性。捡来桐花,摘去花蒂,洗净,略改刀,拌上白面,放笼屉上蒸。大火还没几分钟,丝丝缕缕的香味便透过笼屉弥散开来。待凉透,再浇上蒜汁香油葱油,便是一顿上好的野味。桐花蒸菜,白瓷盘盛放,更生食欲:淡淡紫,浅浅白,活色生香。

“洞里仙春日更长,翠丛风翦紫霞芳。若为萧史通家客,情愿扛壶入醉乡。”桐花虽非牡丹等名花,但亦可颂赞。

只为了把锦绣春天演绎到极致。一场盛放,数以百计的花朵被数以千计的叶子所取代,一切进行得毫无声息。新叶胜花,它们才是下一个季节的主角。

“谷雨前后,栽瓜种豆。”乡村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;有的埋头弓腰,移苗插秧;有的浇水施肥,加强春管春种。一颗颗种子被农民虔诚地播入土地,等待开花、结果。从种到收,从春到秋,世间万事万物,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,顺理成章地走下去。再好的画家,也难以画出那种迷人的泥土馨香,那分岁月的安稳静好。

谷雨时节乡下木窗闲读,读到毕九歌的《春农绝句》:“芍药花残布谷啼,鸡闲犬卧闭疏篱。老农荷锄归来晚,共说南山雨一犁。”旧时岁月里的那些春日风光,乡间农事,蚕桑采葛,便在脑海中徐徐呈现。

谷雨是春天最后的乐章,更是一长串从田野上长出的诗。在布谷鸟的声声呼唤中,夏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。我眷恋这绵绵如织的水乡谷雨,就如同眷恋着我的故土田园。一辈子,将岁月串连成无法分割的雨线。

## 雨润乡愁

□沈顺英

谷雨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,也是缱绻春季最后一个节气。春并不仓促收梢,因为它肩负的使命是完成从春到夏的衔接,这是一个意蕴深长的过渡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“谷雨”的章节里说,“三月中,自雨水后,土膏脉动,今又雨其谷于水也……盖谷以此时播种,自上而下也”。谷雨节气后,雨水增多,有雨生百谷之意。

此时,水乡泽国,杨柳依依,庄稼葳蕤。处处皆是清新明朗,翠色欲染,水色淋漓。雨水是专为谷物准备的,幽深的旷野,有谷物遇雨后散发的浓郁清香。

蒙蒙烟雨,恰似窈窕少女,踏着一江清波的潺潺节奏款款而来。曼妙清新的春雨,

宛如一阕宋词小令,润物无声。在春雨的滋润下,世间万物变得鲜活灵动起来,菜花吐金,麦苗泛绿,黄绿相间,如一幅凝重的油画。蔬菜水灵灵,舒腰展肢往上猛长,嘻嘻哈哈,你推我搡。

隔着雨帘,我依稀听到庄稼偷偷拔节的声响,听到它们情人般的梦呓。我听到庄户人高一声低一声的乡音土韵在庄稼的叶片间荡漾开来。牛毛细雨中,偶有身披蓑衣的农人,在青郁麦田里耕种,这绿连成一片,齐整而带着湿意,酣畅透彻。

谷雨时节,花儿渐次开放,游人赏牡丹尤盛。白玉兰灵动如白鸽,振翅欲飞。琼花如盘,风姿绰约。花儿前赴后继张扬着美丽,枯萎的才掉下,新的骨朵又打开了。漫山遍野闹红弄绿,蜂舞蝶绕,莺歌燕语,

